

阿尔及利亚：政治改革纲领多样性—— ——艰难的实施过程

作者：Hanspeter Mattes

2014年4月17日，77岁的Abdelaziz Bouteflika以压倒性多数优势，当选为阿尔及利亚总统。自1999年以来，这是他第四次当选总统。他宣称宪法改革将是随后数月的关键任务。

解析

Bouteflika在2014年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而其连任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他的选举承诺，而在于人民坚持紧跟的这位政治领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内战结束后，在阿尔及利亚重建稳定这方面，功不可没。自从2011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出现政治变革后，阿尔及利亚的（反对党）政治家、经济界代表、智库也加大力度，拟定政治及经济结构改革纲领，并向公众介绍这些纲领。然而，实施这些纲领的机会却是渺茫。

- 国家及军事领导层认为，维护稳定及安全享有最高优先权，因而维护稳定及安全决定改革速度。
- 人们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其实施过程中，人们遇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实现下列改革步伐的同步实行：宪法改革，特别是权力重新分配；加强国家机构；官员更新换代。因此，改革难以迅速见效。
- 政党以及民间社会联盟出现极大分歧，并无意达成共识，这让他们共同决定政治路线时难以发挥决定性影响。而这同时也让总统能更容易实施自己的方案。
- 改革的一根本障碍就是显著的食利心态：国家通过补贴，购买社会和平，而民众则期待国家满足他们所有需求愿望。

关键词：阿尔及利亚、Bouteflika总统、总统大选、政治改革

现存的改革压力

2014年，阿尔及利亚所有的政治及社会阵营，都一致认为，改革，特别是政治及经济结构改革，早已迫在眉睫。然而，就改革的深度以及实施的速度，存在着根本性的意见分歧。1988年10月，阿尔及利亚首次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动乱，这虽然引发了国家改革进程，而该进程的一大核心内容就是允许政治多样性。然而，1991年12月的议会大选中，伊斯兰拯救阵线党（FIS）呈现获胜迹象时，军方中断了选举。随后1992年起，国家政府以及伊斯兰原教徒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该改革进程很大程度上被迫中断。所谓的“黑色十年”中死亡人数高昂，即使在“黑色十年”结束后，阿尔及利亚仍未能开展根本性政治改革。1999年4月15日，Abdelaziz Bouteflika在总统大选中获得百分之七十三点八的票数（参选率：60.91%），获得胜利，在直至第二次当选总统¹期间，他深刻致力于实现民族谅解进程，和平及民族谅解宪章（2006年2月27日的公告）的出台，标志着该进程的正式结束。正是这一功绩，让Bouteflika在2009年4月9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一千五百三十五万六千票里的90.24%票，第三次当选总统，当时参选率达到空前的74.56%。而彼时成效甚微的结构调整，对他的再次连任，贡献不大。虽然其他五位总统竞选者竞选宣传的重点是开展早已迫在眉睫的改革，宣传进行“改变”（changement），² 人民的选择，仍有利于结束了内战的总统先生。Bouteflika总统在2009年至2014年的选举纲领中，就谅解进程补充了一系列单项举措，计划实施，其中就包括宪法改革。此外，他还宣布在2010年到2014年的新五年计划中，就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包括投资住房建设、教育及卫生领域。³

- 1 2004年4月8日，Bouteflika在总统大选中，对抗其他五位候选人，获得10508777张选票中的84.99%票数，再次当选。当时参选率仅为58.08%。
- 2 总统候选人Ali Fawzi Rebaine的口号是：“剧变的必要性”；候选人Djahid Younsi的口号是“这是你们改变的机遇”；候选人Mohamed Said的口号是“今天进行改变，而非明天”，不一而足。
- 3 2010-2014年发展计划的细节参见网页：<www.ambassade-algerie-cameroun.org/article.php?id_article=534>（2014年5月28日查阅）。

2011年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爆发了政治剧变，这也导致2011年1月初，阿尔及利亚的较大型城市爆发了短暂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是自发无序的，因而也从未能达到对政府构成威胁的程度，⁴ 这些巨变导致在Bouteflika总统以及政党和民间社会团体中，改革纲领上升到中心地位，然而他们各方的特色极其不同。Bouteflika总统对基本以社会经济因素为动机的抗议活动，立刻做出反应，采取久经考验的食利国家分配策略，⁵ 并承诺对抗青年失业现象。同时他于2011年4月15日宣布进行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对政党法、协会法、选举法进行修改，这些法律引入妇女比例，而这些政治改革应在计划进行的宪法改革中确定下来。2012年4月，他承诺通过将国家顶端的高等职务转交给更年轻的政治家的方式，实现换代。⁶ 可是，他并未给出实施承诺的具体时间期限。Bouteflika总统第四次竞选总统，于2014年4月介绍的竞选纲领中也宣布实施改革，关键词为“确保我们国家的稳定”（虽然表述相当含糊），其中就包括对下列几点作出承诺（参见：Programme du Président A. Bouteflika 2014）：

- 通过更多参与，深化民主
- 决策进程分散
- 改善执政能力
- 反腐
- 为青少年及妇女提供支持

与过去一样，其中总统竞选承诺里的大部分，说明了在2015-2019年五年计划中亟待开展的具体开展的国家开支计划。

2011年初，阿尔及尔、奥兰、君士坦丁等地爆发了暴力抗议示威活动，这促使阿尔及利亚众多反对党政治家、民间社会团体及智库研发出政府改革方案，并开发出完全依赖碳氢化合物产业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而且进行公开讨论。大多数改革建议并未对现存的政府结构提出根本性质疑，然而，少数派则选择与现存体系

- 4 这导致就“阿尔及利亚例外状况”进行相应分析；参见Volpi（2013）以及Dennison（2014）的著作。
- 5 该分配策略1999-2014年的规模参见Bilan du Président A. Bouteflika（2014）。
- 6 此处参见Bouteflika总统2012年5月8日在塞提夫市的讲话，网页：<www.algerie-focus.com/blog/2012/05/discours-integral-de-bouteflika-a-setif/>（2014年5月28日查阅）。

进行彻底决裂，并成立“第二共和国”，其中的代表人士就包括前总理Ahmed Benbitour以及2011年3月成立的国家改变阵线。然而他们并不能指明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这一决裂。2011年以及2012年中最常提及的改革建议（部分建议在2014年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纲领中也能找到），⁷ 就包括要出台一部由选举出的立宪大会制定的新宪法（而非由现有的议会批准进行宪法修订）。其它的要求还有媒体领域自由化、决策者年轻化，制定打击暴力活动措施，并全国讨论应实施的改革内容及优先事宜。引人注意的是，政党以及政治家提出的改革设想，大多数集中在政治领域，而忽略了社会经济改革战略。国家经济社会评议会，⁸ 还有NABNI（“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建立于新理念之上”）及CARE（企业改革思索工作组）⁹ 这两个经济智库填补这一真空地带，提出该方面的改革方案。经济学教授，例如Abderrahmane Mebtoul，也贡献出他们的专业意见。¹⁰ 无疑，内容最为丰富、最为成熟的改革战略，是由活跃在NABNI组织中的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研发出来的，因为他们在对现状进行全面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短期及长期稳定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并给出了单个领域（培训、教育、国家治理）调整适应方面的具体建议。¹¹ 然而目前为止，即使企业界人士领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例如放宽投资障碍，政府只是极为犹疑迟缓地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因此，政府着采纳NABNI的建议，会带来何种（积极或消极）后果，还为未可知。

7 该方面概况参见：El Watan, Algier, 2011年3月31日（项目，理念，期望：政府和平转变的一致性）网址：<www.algeria-watch.org/fr/article/pol/initiatives/unanimite_changement_pacifique.htm>（2014年5月28日查阅）。

8 参见网页：<www.cnes.dz>；改革建议方面，副总统Moustapha Mekidèche尤其脱颖而出。

9 细节参见网页：<www.care-dz.org>。

10 参见网页：<<http://fr.afrikinfos.com/2014/02/01/entretien-avec-lexpert-abderrahmane-mebtoul/>>（2014年5月28日查阅）。

11 参见NABNI的众多网页，网址：<www.nabni.org>。

阿尔及利亚改革之建议

虽然各方一致认为要进行宪法改革，但是依据政党/党派政治家所持的政治角度不同，人们对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改革的建议在细节上有极大分歧，这正反映了该国政治上高度分裂性。2014年2月/3月起，总统候选人Ali Benflis、Abdelaziz Belaid（未来前进党）、Louisa Hanoune（劳工党）、Ali Fawzi Rebaine（54年党）、Moussa Touati（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介绍的竞选方案就明显反映了这些分歧。顺便提及一下，没有一位候选人阐明他准备如何具体履行其承诺。

总统候选人Ali Benflis，曾担任阿尔及利亚的总理，并属于国家改变阵线的领导层，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加2014年的总统大选，获得12.3%的选票，成为Bouteflika总统的最大挑战者。Ali Benflis推出的一个项目叫“国家革新”。该项目包括国家机构及社会改革方面，其目标是重建“政府所缺乏的合法性”。Benflis要求限制总统任职长短，要求最为强大的议会党团推举总理，并加强其权利。法官的独立性应作为实现法治国家的重要元素得以增强，并制定国家反腐公约。Benflis暗示“总统氏族”独揽大权，来自西阿尔及利亚地区的特莱姆森市（Bouteflika来自该地区）的领导人员占支配地位，并承诺在未来“兄弟、堂（表）兄弟、朋友”不能占据重要职能，而是选贤用能，唯才是举。至于军队，他主张维护军队的完整性，不让军队卷入到政治阵营之争中来。此外，他还做出针对特殊群体的竞选策略承诺，例如减少兵役时间、准许建立警察工会（迄今为止，人们一直禁止成立该工会）、主张为1992年起被禁止的原教旨主义党派——伊斯兰拯救阵线党的前领导政治平反。这样，他要求能自称是“阿尔及利亚内部真正谅解之代表”，而迄今为止，这一称号一直为Bouteflika总统所专享。

前总理Ahmed Benbitour也就阿尔及利亚面临的多重问题（“国家陷入危险之中”），在其2014年2月初发表的“宣言——为了一个崭新的阿尔及利亚”中主张谋求一个崭新开端。他不认为在职政府领导具有任何改革能力。Benbitour从一开始就清楚表示，他只会竞选担任一任总统，以求“为政治转型确立方向”，他宣布引入现代民主，包括在政治竞争力基础上建立正常运转的国家机构，并明确表明

提拔年轻的一代担任国家高层职务，以此对年轻一代提供支持。Benbitour承诺，制定政治转型日程表，确保实施基本自由权利，尤其要可持续发展阿尔及利亚（并非用之不竭的）资源，其方式就是将石油及天然气出口的大部分外汇收益投入到未来基金会以及用于投资。

左翼女政治家Louisa Hanoune在竞选中大举宣传要建立“第二个共和国”，主张要实现“阿尔及利亚全面重组”，但是谈到她要求实现的“新政府机构”、平民国家建设时也加强建设一个“共和国性质的国家”方面，她的阐释远远没有Benflis以及Benbitour那么精确。与这二者相反，Hanoune对提高妇女权利方面有着更为清晰的设想。此外，在环游演说过程中，她还致力于地方需求，例如承诺在南阿尔及利亚的阿德拉尔地区实现一项有利于“南部弱势群体”的政策，并“扶植西红柿种植”。

剩下的三位候选人同Benflis及Benbitour相比，仅拥有薄弱的支持团队和竞选班子，虽然他们在各种单项活动上同样介绍自己的竞选方案，但是他们的要求听上去只是宣传口号，与社会脱节。这样，Moussa Touati选择颁布国家发展宪章，该宪章应将“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纳入其中”，并实现社会公正。他承诺改善投资支持工作，但是却排除消减泛滥的补助。Ali Fawzi Rebaine为他的竞选挑选的关键词是“发展、透明、平等”。然而很大程度上，他的设想是空泛的；例外之处就是他宣布对国家进行行政上的新划分（设立更多的省份及县）。同Benflis及Benbitour相反，他选择实现的总统制政府，可无限重新担任总统一职。而Abdelaziz Belaid宣扬在本国进行激进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改革。中心要素就是实现他所支持的广泛宪法讨论：如果这一讨论执行过程中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那么依据他的观点，受人民支持的新结构就会自动成为阿尔及利亚新宪法的内容。

宪法改革的建议

2011年4月Bouteflika总统公布的政治措施里，中心组成部份是一项宪法改革。2013年该总统任命成立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准备之后（然而该委员会的结果却从未

曾发表过），2014年5月15日，该宪法改革的草图才得以正式介绍。¹² 其中总共列出了47条修改建议，包括加强总理的权利，从现在起总理可以在总统的委托之下，签署总统法令。但是，一些反对派政治家要求的副总统一职，建议中既没有引入这一点，又没有加强议会与政府相比之下的权利。无论如何，总统的任期未来会限制为两任，一些权利、法规（新闻自由、儿童保护）得以扩大加强，被捕人员的权利应得到改善。与之相反，柏柏尔人组成的反对派长期来要求承认柏柏尔语（Amazigh）为第二官方语言，这一要求却未受理会。

但是，阿尔及利亚政治家、政党以及智库在过去这些年里发展出的改革纲领，以及2014年5月提出的宪法修改建议，是否与人民提出的要求一致，是否能减弱近年来全国蔓延的不满情绪，还未为可知。这些改革建议，是否切合人们的艰难生活世界呢？三千九百万阿尔及利亚人中，约两千万人生活艰难，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许多较为年轻的成年人、远离海岸的城镇居民。无论如何，恶劣的生活环境一再令前途无望、贫困交加的人自焚，以求解脱，正如2014年2月谢里夫或者2014年5月塔里夫最近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

底层提出的改革要求

虽然依据阿拉伯民主动态调查（Arab Barometer）的显示，2011年到2013年间阿尔及利亚人民对其经济状况的满意度从32%提高到66%（参见：Robbins 2014），现在人们将其仍然面临的经济困境（77%）称为最大的挑战。这说明了人们为什么数年来针对艰难的社会经济状况一再进行抗议活动。购买力下降、工作岗位大量欠缺（尤其是较为年轻的成年人和高校毕业生）、间歇性的地方性供应问题一再出现（丁烷气、牛奶、药品、电等等）、医疗卫生及教育领域匮乏不足，以及缺少住宅和住宅分配不透明，上述种种，都是持续引发抗议活动的诱因。即使

12 概况介绍请参见TSA Algérie, 2014年5月15日（宪法修订计划的基本建议）；完整文章请参见El Moudjahid, 2014年5月23日，网址：www.elmoudjahid.com/fr/actualites/59662（2014年5月28日查阅）。

这些抗议活动大多为地方性的（目前为止，全国性的协调尝试活动都失败了），抗议活动常常升级为暴力活动，出现街道封锁、袭击机关大楼、与安全力量爆发冲突。¹³ 此外，也一再出现并不直接由经济因素诱发的抗议活动，例如2014年3月及4月在君士坦丁附近的阿里蒙德利（Ali-Mendjeli）地区出现了针对犯罪团体活动的抗议活动。

自从1988年十月动乱爆发后，社会经济因素引发的抗议活动延续至今，这些抗议活动证明：虽然国有石油企业SONATRACH将高达五千亿美金（1988-2012年）的所得利润支付给国家财政，国家政府仍无力满足人民的下列要求：工作岗位、合理的培训教育、“有尊严”的生活、未来前景。

因此，人们应该怀疑，2014年总统大选行动方案里做出的承诺，压根是否能有希望得以实现，因为现行权利结构及社会阻碍，是实施的障碍（参见下文）。Bouteflika总统及其他总统候选人2014年作为竞选中心提出的宪法改革，几乎完全不符合人民所提出的、主要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要求与期待。对副总统一职的讨论、限制任期长短、或者加强总理的大权，这些实际上都是粉饰性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既未能改善政党的运转方式，或扭转它们在人民中的糟糕声望，又未能改善议会的运转方式，既无法消除家长式统治结构，又无法实现官员换代，既无法消除腐败根源，又无法消灭经济改革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官僚主义障碍，或者消弭仍然广泛传播的领主式分配式思维。然而，人们在词藻上可以观察到一定的灵活性，2014年5月底总理Sellal向人民再一次承诺，“公民的期待”会成为新政府行动计划的“中心点”。

改革的障碍

无论谁会担任国家总统一职，他的议程上提出的是何种改革纲领，他遇到的、会阻

13 2011年起的众多抗议活动的全面概述，请参见阿尔及利亚观察（栏目：“暴动”），网址：www.algeria-watch.org/fr/article/pol/revolte/emeutes_2011.htm；2005-2011年的概述，同上，www.algeria-watch.org/fr/article/pol/revolte/emeutes_3.htm（2014年5月28日查阅）。

止阿尔及利亚社会转型的障碍，可以大致划分为下面三类：政治障碍、经济障碍、社会障碍。

政治障碍：众多作者眼中，薄弱的国家机构、代际矛盾、根植于系统的腐败现象、或者安全政治领域，都是改革的障碍（参见：Dessi 2011；Jabi 2012；Werenfels 2014；Zoubir 及 Aghrout 2012）。此外，控制强迫症，以及仍然强大的家庭及氏族结构特色，都不利于国家公民性行为及公共福利性举措。国家政府（包括军队及秘密警察DRS）虽然认识到部门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无论如何不愿威胁政治稳定及安全。然而，他们过度的小心，阻挡了自由化措施，而且在实现其支持的分散政策中，难以将权限下放到下层管理单位，因此，迄今为止，他们的活动仅拘囿于增加行政管理区（分散性举措）这一方面。另一决定性因素是反对派的四分五裂。这种分裂的狂热癖好，几乎可以称之为“阿尔及利亚病”，这一癖好让人们在Bouteflika获胜后，立刻就组成多个对抗性团体。除了国家改变阵线（Front de Changement National）以外，还有国家改变联盟（Alliance Nationale pour le Changement）、自由及民主转型全国协调机构（Coordination Nationale pour les Libertés et la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此外，社会主义力量阵线党再次援引了早在2001年5月就已发表的一项的备忘录，将该备忘录视作自己“民主反对派的理想路线图”；而兵败南山的Ali Benflis则5月底宣布，有意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党。

经济障碍：两个因素在此具有中心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该国存在着一个显著的、非正规的领域，这对正规领域不利，从而有损于遵从法律规定的、包括税法规定的经济活动。这就意味着要将超过300000家较小型的企业整合到合法经济领域，并让预计每年高达一千五百五十亿阿尔及利亚第纳尔（十五亿欧元）的金融交易引导入到纳税义务中来。另一个因素是，人们极其明显的食利国心态表现在他们对国家的全面救济持有很高的期望。这种期待心态的产生过程中，国家政府也曾助一臂之力，因为国家政府总是用针对特定团体的或者普遍性的新型补助、迎合让步，来购买人们对政治决策的忠诚及赞同。只要人们还具有经济回旋余地，那么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毫无问题的。国家支出上涨，而石油及天然气出口带来的收益

不景气，同时整体人口剧增，¹⁴ 随之而来，对国家服务的需求高涨，迫使人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再三考虑这类政策的执行（参见：Achy 2013）。由于许多阿尔及利亚人生活条件艰难，特别是在（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减少对发动机燃料以及基本食品的补助这一点的事实上，将会是举步维艰——除非国家政府能清醒忍耐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以各种形式参加过殖民地解放战争的人员团体及其后代，享受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国家福利，敌视这种将社会体系从“以参与革命进行分配的合法性”转变为“依据功绩贡献来分配的合法性”的做法。但是整个社会也不想放弃深受喜爱的国家补助及服务。

社会障碍：最重要的社会改革障碍是继续存在的“服从世界”以及显著的家长制结构，而这得益于宗教方面以及错误的教育制度。这里指的就是部分通过金钱购买的，部分由法律编撰的或者通过惩罚措施实现的服从：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教徒服从宗教权威，政党成员服从党派首脑，员工服从雇主等等。这种服从在一定程度上不容反对意见。这样，自由决策的可能性被禁止。由于人们害怕惩罚制裁，或者害怕福利被剥夺，他们忍受并共同消极承担国家政府的决定，如果不存在服从世界，那么这些决策不会被容忍。

改革的前景

因此，即使从中期来看，阿尔及利亚实施深入改革措施的机会可谓渺茫。无论何人成为国家领导，这一结论都不会改变。与其说是缺少对实行改革措施方面的认知或者是意愿，不如说是人们是害怕发展会变得不可估计、不受控制起来。军方以及秘密警察划出了一道红线，也就是不能威胁阿尔及利亚的稳定及安全，在该地区里阿尔及利亚可称是实现了高度的稳定与安全。这强迫国家政府只能进行谨慎改革，这些改革在阿尔及利亚则被改写成“改变”。然而，深刻的结构性改变由于会造成不可预计的影响，所以应加以避免。不仅自从1999年登台的Bouteflika总

统面临着这种限制，每一个总统候选人无论作出了何种竞选承诺，无论2014年的大选获胜者叫Ali Benflis也好，叫Ahmed Benbitour或者Ahmed Ouyahia也好，都不可避免。因此，改革速度降低，是出于结构性原因，而并不是像一些观察者所说的那样，是人们抗拒改革，或者是当局政府在玩一场危险的时间游戏。还有，事实就是，人民中的大多数最终也分担这种“稳定意识”，这不利于开展较大的改革努力。

此外，众多改革领域（经济改革；宪法修订，尤其是大权的重新分配；增强国家机构；官员换代等等）要同时要开展，这也让改革实施变得困难。光是决定哪些改革具有优先权这一点上，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就会出现分歧。改革实施及执行的另一阻碍因素就是：政治及社会行动力量四分五裂，无力在改革压力的背景下达成哪怕是极小的共识，以开展共同的政治行动。

参考文献

- Achy, Lahcen (2013), *The Price of Stability in Algeria* (阿尔及利亚稳定之代价), Washington/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网址: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price_stability_algeria.pdf> (2014年5月28日查阅).
- Bilan du Président A. Bouteflika 1999-2014 (2014), *Algier* (阿尔及尔), 网址: <www.abdelaziz-bouteflika.com/fr/index.php/les-grands-dossiers/156-bilan-du-president-a-bouteflika-1999-2014> (2014年5月28日查阅).
- Dennison, Susi (2014), *Algeria Three Years After the Arab Spring* (阿拉伯之春三年后的阿尔及利亚), Washington/D.C.: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网址: <www.iai.it/pdf/mediterraneo/GMF-IAI/Mediterranean-paper_24.pdf> (2014年5月28日查阅).
- Dessi, Andrea (2011), *Algeria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Continuity and Change* (十字路口的阿尔及利亚，连续性及转换之间), Working Paper, 28, Rom: Istituto Affari Internazionali, 网址: <www.iai.it/>

14 1990年：26240000名居民；2000年：31720000名居民；2010年：37060000名居民；自独立以来，人口数目增加了241%。

pdf/DocIAI/iaiw1128.pdf> (2014年5月28日查阅).

Jabi, Abdel Nasser (2012), *The Impasse of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Algeria: Three Generations and Two Scenarios* (阿尔及利亚政治转型的僵局: 三代人及两种情况), Doha: Arab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Studies.

Programme du Président Abdelaziz Bouteflika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du 17 avril 2014) (2014), *Algier* (阿尔及尔), 网址: <www.abdelaziz-bouteflika.com/docs/programme1.pdf> (2014年5月28日查阅).

Robbins, Michael (2014), *Skipping the Arab Spring? The Arab Barometer Surveys a Changing Algeria* (跳过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民主动态调查观察到阿尔及利亚处于变化之中), Arab Barometer/Arab Reform Initiative, 网址: <www.arab-reform.net/sites/default/files/Arab%20Barometer%20-%20Algeria_1.pdf> (2014年5月28日查阅).

Volpi, Frédéric (2013), *Algeria Versus the Arab Spring* (阿尔及利亚对阿拉伯之春), *Journal of Democracy*, 24, 3, 104-115.

Werenfells, Isabelle (2014), *Riskantes Spielen auf Zeit in Algerien* (阿尔及利亚危险的时间游戏), Berlin: SWP-Aktuell, 网址: <www.swp-berlin.org/fileadmin/contents/products/aktuell/2014A32_wrf.pdf> (2014年5月28日查阅).

Zoubir, Yahia, 及 Ahmed Aghrout (2012), *Algeria's Path to Reform. Authentic Change? (阿尔及利亚通往改革之路。真正的改变吗?)*, *Middle East Policy*, 14, 2, 66-83.

■ 作者简介

Hanspeter Mattes博士，是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驻柏林办公室的中东研究领域高级研究员。他的科研重点包括：北非国家内政及外交政策、北非的软安全问题及宗教发展。

邮件地址：<hanspeter.mattes@giga-hamburg.de>

网址：<www.giga-hamburg.de/en/team/mattes>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研究

在GIGA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的一号科研重点（“政治体系合法性及效率”）里，“非民主性政府的持久性及变化”科研小组，对政治转型进程、选举的意义、政府以及反对派的相互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暴力及安全”二号科研重点中的“暴力的形式及公共（不）安全”科研小组，研究政治转型框架下的暴力动态发展。

■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中，本专题的相关出版物

Eibl, Ferdinand (2011), *Parlamentswahlen in Marokko: Ende oder Anfang eines „marokkanischen Frühlings“?* (摩洛哥的议会大选：“摩洛哥之春”的终结或开始?), GIGA Focus Nahost, 1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Faath, Sigrid, 及 Hanspeter Mattes (2011), *Der Machtwechsel in Tunesien und politische Reformperspektiven in Nahost* (突尼斯的权力转换以及中东政治改革前景), GIGA Focus Nahost, 1,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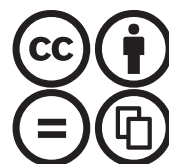
Mattes, Hanspeter (2013), *Die arabischen Protestbewegungen von 2011* (阿拉伯2011年的抗议活动), i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Naher Osten*, 65-80, 网址: <www.bpb.de/shop/zeitschriften/informationen-zur-politischen-bildung/156498/naher-osten?blickinsbuch>.

Mattes, Hanspeter (2012), *50 Jahre Unabhängigkeit Algeriens: Konfliktbeladene Vergangenheit, schwierige Zukunft* (阿尔及利亚独立50年：充满矛盾的历史，艰难的未来), GIGA Focus Nahost, 7,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Rosiny, Stephan (2012), *Islamismus und die Krise der autoritären arabischen Regime* (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独裁政权的危机), GIGA Focus Nahost, 2, 网址: <www.giga-hamburg.de/en/publications/giga-focus/nahost>.



GIGA《焦点》刊物，为开放式发表刊物。您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读、下载，链接为<www.giga-hamburg.de/giga-focus>，并可依据“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姓名标示—禁止改作3.0”<<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3.0/de/deed.en>>的规定，自由复制、传播、展示作品。特别注意：正确注明该文首次发表于GIGA《焦点》刊物，不得更改、删节。



GIG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 (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 莱布尼茨全球与区域研究所) 坐落于汉堡，是一家政治上独立的、非大学性的研究机构，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全球问题，出版《焦点》系列刊物。编辑组讨论、甄选文章，文章的中、英文版发表于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焦点》刊物国际版。该系列刊物由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编辑、出版，非德国外交部刊物。选取的主题、作者所持的观点，并不代表德国联邦政府的官方立场。保留错误、遗漏的可能性。GIGA及其作者，对内容正确性、完整性，或使用本刊物提供信息而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不使用女性专有人称、职位表达方式的原因，仅是为了方便阅读。

编辑：Robert Kappel；杂志系列总负责：Hanspeter Mattes

翻译：曹娟 (Cao Juan)；审校及排版：Christine Berg (山可婷)

联络：<giga-focus@giga-hamburg.de>；GIGA, Neuer Jungfernstieg 21, 20354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G I G A Focus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Leibniz-Institut für Globale und Regionale Studien